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彭元珫

謄錄貢生臣章松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夏四月癸丑朔資政殿學士胡宗愈爲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蔡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宗愈京除命政目在三月二十八日翰林院學士梁燾言元豐侍從可用者多唯蔡京不可用前有除授燾在言路嘗論

之矣或曰聞舊帥多滯事此人有才要使料理熹曰今若用此人必非成都之幸數日命未下熹適在告其命遂行京至成都果以輕舉妄作盜發正晝燒藥市幾盡後又為萬僧會窮極侈麗兩川騷擾齊集累日士女雜亂惡少羣輩殺人剽奪一日十數處云行狀又云御史有言移知永興按京在成都府以戶書召行狀誤也今不取

甲寅詔尚書左丞蘇頌撰渾天儀象銘　左正言姚勔言先帝表章聖學用經術取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文

然議者以謂師用一家之說習以成敝不能貫通是以前日明詔復用詩賦此固陛下開廣育材之路求賢取士之深意也然臣竊見學者自復詩賦以來於今五六年頗未有能工者以臣銜論人材其已學者復之難成不至如此就詢其由良亦有說蓋今貢舉之法習詩賦者仍試經義既學者期於必得則務在兼通至有司責其俱優則兩難盡善何則業經者直求先王之道斷聖人之心至於辭賦雕鐫離析破碎主以聲病為急二者

不可得全猶責善視者必有聽也若用意散漫則兩俱不精儻能偏長則必有一短又經義一科行之稍久壯齒以上所業已成一旦銷磨亦甚可惜而況通經辨道不猶愈於雕蟲又或聞將來經義舉人所取分數不多而詩賦兼經者又皆滅裂則是經義之名尚存而六藝之學寖廢也臣欲望朝廷並立詩賦經義各為一科隨所試人數多少均為取士之格如此則永遠可行而學者專精一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天下幸甚七年四

月二日勑臣僚上言近覩科場限字條制不便再具論列乞今後賦論策經義並不限字數今已得旨策過二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嘗指揮臣之愚慮以謂聖朝以言取士而禁其多言未應古義且非朝廷取士之良法凡舉人稍以文學自負者於廣場中不自騁其才力令示該博使有以異於衆人則不能嶄然見頭角故能文者常患乎太多此理之常也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為長賦幾千言但為浮辭不求典要當時能文者往

往效之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喜為怪僻得歐陽修革去而其風復雅此但繫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澆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理經義之初士人各務衒其師學故爭為怪詭以鼓動人聽就使尚爾亦在精擇考官仍叅定考校法式使之力省而易考如汎濫不經之語自可黜去使學者知朝廷意在於文之邪正而不在於字之多寡不亦善乎伏望朝廷更賜詳

酌詔賦論過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準此

此編録册七年四月二日聖㫖今掇取附見策過二分更不降等乃從給事范祖禹奏在六年六月十四日實録有此政目無之經義猶依前降指揮范祖禹再封還此據祖禹家傳實録無之政目七月四日朱光庭封還不限字數文字實録無之已附六年六月十四日

金部郎中李傑言利州路興州青陽鎮見有銅坑一百餘處舊係西河邉防財用司舉官招誘收買又本錢亦是本司計置應副昨廢罷本司將上件銅場併入陜西轉運司管勾自併入後來將銅價僅減一半又本錢多不敷足雖有所舉監官無

由辦集採銅之人逐旋散潰所收漸少課利日虧今相度欲乞每斤量與添錢多行計置本錢依舊兼用銀絹於秤下堆垛及比附韶州岑水場例選官量與酬奬使設法措置必有所增詔於利州路常平錢内借錢五萬貫充買銅本錢每斤依本處見買價錢餘並從之新本削去

乙卯左僕射呂大防言夜來甘雨諒寛聖慮太皇太后曰雨想已霑足大防曰臣聞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今自涉春旱乾滋久陛下精祈感

格遂致霑足得非天意扶持而全安之也亦在人君至誠而已

丙辰御史中丞鄭雍言伏見比年稍愆雨雪上軫聖慮推經考事咎在弛緩臣竊見元祐二年詔㫖以時雨稍愆慮尚書六曹有四方牒訴奏讞於上或賞罰難明廢置未决郎官怠於省覽胥吏茍逃期會過為沮抑姦詐百端俾抱寃之人無所赴愬此乃聖政仁明照見今日之弊然當時詔㫖如此而官司未有以奉承明詔之意

臣待罪臺憲嘗覩中外臣民曾經所屬及六曹等處詞
訟率經年歲無所予奪衆口怨嗟有傷和氣以令仁聖
在上而官司弛弊至此甚無謂也臣近嘗建明乞選官
鉤索六曹行遣蠲除弊事裁立法式等事未嘗施行伏
望聖慈察陰陽交泰之由在天人相與之際懲革弛弊
肅振紀綱毋為煩文責成實效然後內外百職為官擇
人則陰陽調和休氣應矣　右正言虞策言臣恭聞一
六日德音疏理繫囚蕩滌圜扉此誠布德修刑之事然

德音所及止於帝畿以天子推恩而猶有所吝臣竊恐
澤不霶霈未足以大名天下之和氣也伏望聖慈推此
德音徧及四海至於有司一切滯留與夫不急煩擾之
事宜速者速可緩者緩則庶幾民氣舒蘇雨澤來應也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臣聞人君所為天也故命為天
命官為天官謂之天則人君不可得而私况人臣乎作
威作福人君之權承命而行人臣之事要之是而已臣
因考班籍在京若省臺寺監之官在外若郡守監司之

任内外所授逸勞不均歷歷可數謂如郎官之類有更數部丞簿之類尤多貴家有補外官或不之任有未受代或先定差在外者有易數州有移數路有纔牽復已與升遷有自遠官依前入遠受差遲速之不一待闕遠近之相遼詩云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豈不然歟然此豈公朝之事哉雖祖宗時在邊在庭亦嘗久任若竇儀再直禁林陳恕久居計省才術功效絕類離倫又非滔滔常材之比也臣以謂從官而上不同常負與夫才

效過人朝廷有所倚藉者或令久任或别升遷一切簡拔自從特㫖其餘中外之官在京者定以考任雖有恩賞自陳等事不得過若干任在外者分遠近合入之差就移牽復之類以到任月日至闕者並以先後為名次則孤寒勢力據狀可明差除之權無所移易一有定論皆任至公

丁巳熈河蘭岷路經畧司言邊事未寧乞番兵五將各添差管押番兵使臣二員依條令本將選擇諳曉番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百七十二

使臣申本司審察奏差候邊事息日減罷從之（新削二月己巳可考）

戊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各分認地界至內河北於衘內帶兼管勾南北外都水公事　詔永興軍權駐泊京東第三將權戍涇原路以經畧司言西賊於鎮戎德順軍出沒乞增兵故也　睦州言青溪縣百姓宋安世九代一門伏望旌奬以風四方詔賜米絹各五十石匹（三事並繫

已未嫌與立后事相間今移見戊午　初三省樞密院進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呂大防曰男女年命卦變得生氣則百事俱不避只如仁宗戊生光獻辰生辰戊相衝亦變卦得生氣太皇太后曰國家不比常人家長道不勘婚則便已內間誰敢擔當公等執政敢擔當否大防又曰雖云勘婚先須門閥於門閥中勘乃可王巖叟曰不取於勲德之家無以服人心大防因及陳子城事太皇太后曰仁皇聖明御藥閻安具知子細其父士良當時正親近一日仁

皇曰汝何不賀我士良曰賀何事曰賀我選得皇后士良曰誰家曰陳子城家士良曰子城官職乃奴隷也富民用錢買之仁皇遽曰幾乎錯了明日以語呂夷簡賀聖明人言呂夷簡先言非也乃仁皇說與聖明如此大防及巖叟皆曰願陛下體此意太皇太后曰一事甚悔前日乃往問帽子田家見説是家凡十縣主每五千貫買一箇國家寧要汝錢也是何門當户敵韓忠彦及巖叟皆曰人臣家亦求門户不可不謹大防曰太史

局皆小人若不䘖門閥却恐此等人家計會妄合年命亦宜防之太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與英宗不曾勘婚然仁皇於三命六壬皆通曉衆曰此豈偶然太皇太后言仁宗通曉三命六壬意謂仁皇亦自與英宗勘婚也他日大防又曰不知陛下以門閥為主邪勘婚為主邪太皇太后曰要門閥亦要勘婚大防等皆言如此但恐難得耳久之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諭云近選得九家十女惟孟家女最可但長三歲然顔殊未及巖叟曰不

知是正出否應曰王廣淵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為勘婚又難成就太皇太后曰今臺官鄭雍楊畏諫官虞策姚勔總有文字乞不用陰陽之説亦欲與公等評駁更不勘婚如何皆賛美大防因言祖宗以來俱未嘗勘婚太皇太后納其言三省退樞密院再奏事巖叟又言自古聖人不取陰陽小説陛下今放得下此事深為得體太皇太后又曰臺諫文字未嘗令皇帝看也巖叟曰此事只合斷在太皇太后乃宣諭令同三省

進入文字巖叟謂大防曰太皇太后要文字當不止為保明孟家實要取外議以破勘婚之説耳大防即草奏曰奉聖諭選納皇后更不勘婚巖叟曰如此則不勘婚出聖意更安用大臣文字須見議出於衆乃合聖意蘇轍亦以為然遂於選納皇后字下添入令來衆説四字及添入臣等累嘗奏陰陽拘忌亦宜簡略後兩日遂進呈納后不當勘婚并孟家考察選名劄子樞密院再對太皇太后問忠彦等亦聞孟家子細否對曰孟在善人

小官門户静别無事又宣諭曰不欲選於貴戚家政恐其驕驕即難教忠彦曰如孟在等人家自應不驕亦須易教不在富貴中生則必謹畏太皇太后曰然時二月乙卯也二月二日乙卯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又宣諭孟家女入内能執婦禮可降制立為皇后大防奏曰當擇日應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巖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書付學士院庶於事體為順從之又語及賜予后家故事大防曰漢時賜予厚應曰漢時遠且説唐

時大防曰唐時不見又問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無文字必是出於内庫若不賜予必作債應曰曹琮鬻日還債極多琮光獻叔父也退聚都堂召范百禄梁燾諭以今日降手書及於制中要見奉母命之意又令國史院檢孟元傳送學士院乃擬手書草藁進入初欲就丙辰降手書以皇帝本命遂改用戊午手書曰吾近以皇帝年長中宫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孫女閥閲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

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其他典禮並依已降指揮不勘婚事實録略載於六年八月二日今取王巖叟繫年録删潤編入可見朝廷議論之難非一二日而成也呂大防言仁宗不勘婚及陳子城事太皇太后悔問田家事皆在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大防又言要門閥并要勘婚恐難得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宣諭得孟氏女及大防等議更不勘婚在七年二月二日宣諭立后在四月初二日今並書於四月二日惟始得孟氏女宣諭仍著其日月

已未内出制書立故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册命王牒云上春秋盛未議納后者久之由姦臣擅政懼其復辟故也中外洶洶因臣僚屢有言乃始播告中外立焉王牒不知誰撰必邪黨也附

見當考翰林學士梁燾言臣今月六日當制恭承太皇太后手詔立皇后伏惟陛下為皇帝留神選納淑哲踰年方始中選其於安國家之功益崇矣朝廷慶事天下幸甚臣敢為兩宫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奉陛下詔旨講求迎納皇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第施行不宜少損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昏之禮垂法萬世此一也陛下既為皇帝得賢助於内又當多進正人輔佐聖德於外正人多則政事純一政事純一

則朝廷安静姦邪自銷可以終無憂悔矣此二也俟慶事已成内中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自聖意早賜處分不須更待臣下奏請貴恩德上歸所不可緩此三也今來有大慶事上下人心所共欣仰宜有恩霈以慰羣情乞面諭大臣商量特與指揮不可全無亦不可至薄此四也四者皆關於今日急務可濟中外懽心簡而易行足廣聖德望深留宸念貼黄臣昨日欲面對此等事既不得面對區區孤忠必欲自達故輙見於文字上徹聖聽

伏望采察又言所謂恩霈者天下刑獄恐有寃濫遠方之人可以徧為德音在京諸軍必有覬望可與等第特支此為費不多為惠至廣足以名集和氣慰悅衆志其特支必須支給其等第乞令大臣參酌其錢恐户部不易遽辦亦乞詳酌指揮伏望斷自聖意處分又言皇后淑德賢行固已早成更望太皇太后陛下出於聖意謹選寛和有識無忌老成曉事之人左右輔佐仰惟聖慮深遠已必有處分臣妄意及此

燾又二疏乞還政附五月末納皇后後

甲子詔皇后六禮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册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禄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户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

尉充納釆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吏部言欲應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依常調本資序係判司簿尉人差充諸州教授願滿四考者聽從之　秦鳳路經略司言準朝旨增修隴陽違罕吹藏堡今方農事之際又去秋災傷蕃漢弓箭手闕乏兼對境賊馬嘯聚且須專治禦備之計欲候來春興工從之　范育言鄂特凌古差遵博斯吉齎到蕃字來乞隆博羅安昨擒果莊同時獲首領十人尚斯們等四人已病死摩溫濟特棟錫二

人已得朝旨賜鄂特凌古餘四人内隆博羅安在岷州包順處羈管今鄂特凌古詞意恭順其隆博羅安雖羈縻在漢於事無補欲依鄂特凌古所乞遣還從之

丙寅詔河東陝西路諸帥府敢勇一百人為額募有户籍行止年二十以上壯勇堪任使喚稍識字不曾犯徒武藝中格人收補專隸經略司新無

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近見丁憂服闋人程頤除授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以其進職無名曾具狀論列未蒙施行今來竊

見頤上表辭免覲其辭語略不引咎自訟乃敢要君乞歸田里人臣狠愎公然肆無忌憚未見有如此者按頤素履非正狂妄躁進言其內行則娶甥以為妻論其沽名則素隐而行怪以游説為事業以捭闔為功能邪説詭辭足以亂政兼頤昨以罪譴謫曾未滿秩即丁父憂朝廷因其除服免喪躐進儒館之職可謂異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寵渥逾分懇辭優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歸就田里夫人臣進退固有大義苟無意禄仕自當求

致王事以禮而去未聞去就輕率敢爾要君茍不明正典刑何以懲戒在位三月二十二日立禮初言今再言五月四日董敦逸言丁卯詔宗室外戚臣僚之家違犯酒禁如累及三次並勾收槽杖新無

己巳太常寺言將來皇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冊禮前一日告宗廟檢會景祐元年立皇后故事行冊禮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陵今參詳欲並於行冊禮前一日差官奏告從之　户部狀準都省批送下白劄

子臣僚上言伏謂救荒猶救病也正災傷時猶病正作救死而已災傷之後猶病新除未可忽也正須扶養以就安耳饑疫之年鄉村人户廹於朝夕往往逃移但緣逃移既多或隣人亦自逃移遂無當時耆隣申報或官司亦未暇一一檢覆了當及至歸業官司便以不經申報檢覆不肯依歸業放税施行縁此等人户實是逃移歸業朝廷有放税優恤之法而澤不下究伏望聖慈矜憫特出厚恩許依歸業放税條貫施行本部今契勘縁

已有歸業條貫勘當欲乞下諸路依條施行尚書省勘會上件逃移人户蓋為諸縣官避免批罰及轉運司存惜税額致不依條檢覆詔依所乞舊録云尚書省言災傷人户逃移但縁逃移後或隣人亦自逃移遂無當時耆鄰申報或官司亦未暇一一檢覆及至歸業官司便以不經申報檢覆不肯依歸業放税條施行遂使放税優恤之法澤不下流望許依歸業放税條從之或只用舊録亦足也

庚午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孟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政目十八日孟在正任實録乃是遥刺當考　左司員外郎宇文昌齡為太常少卿

辛未禮部言將來納皇后文武百僚係婚禮依典禮不賀所有册禮依景祐元年故事拜表稱賀尋㑹到太常寺治平元年立皇后文武百官並詣東上閤門拜表賀皇帝又詣内東門拜表賀太皇太后皇太后訖於内東門上牋賀皇后欲依上件禮例施行又參詳皇太妃欲乞比附皇后禮例上牋稱賀從之

癸酉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兵部侍郎李之純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開封府日廨宇火故也政目云斷開封遺火官吏去年十二

月十八日準究遺火及是斷也

甲戌三省言諸路考察縣令課績等第者本條未有限定人數今以一路所管縣多寡為則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寃催科不擾稅賦別無失陷宣勅條貫案帳簿書齊整差役均平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殖野無曠土水利興修民賴其用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人獲安處賑恤窮困不致流移為撫養之最仍通取善最分為

三等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限次月申監司類聚每半年一次同行審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為優劣上半年限八月下半年限次年二月具事狀保明以聞知州除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及三京留守安撫使鈐轄不考察外其餘並委監司依此考察以上並令吏部開析等第申尚書省即知州通判到任未滿一月監司未滿兩月者並展一月其知州縣令在任不及一年罷任者更不考察從之舊録新録於四年八月五日壬寅並載吏部言考課四善三最等法又於

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皆重載之但詳略稍不同今就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具書削四年八月五日壬寅所載不入政目二十二日云范純禮刑侍實録無之按純禮六年五月自給中為刑侍七年六月乃自刑侍改吏侍不知政目何故云爾當考

丙子右正言虞策言臣伏覩吏部見有合引見改官者二百餘人及知縣闕稍多臣伏謂上件人須二年以上閑居伺候引見及至改官授得差遣并待闕又須一二年以上既各是舉主足才行政事必有可觀堪以任使之人宜及時甄用令宣力四方惠養百姓不應使四年

五年間僅同閑廢兼小官罷俸閑居日久貧乏殆甚恐非所以養廉臣伏聞祖宗朝有併甲指揮當時極以為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檢會施行以便一時策又言人受天地之和氣以生者也一失其和疾癘興焉死生繫之神農區辨百物黄帝有内外諸經周官有醫師疾醫瘍醫之官掌萬民疾病盖養人之事凡可以致力者聖王未嘗不為之留意也恭惟祖宗已來廣裒方論頒之天下嘉祐詔書復開元故事郡置醫生熙寧已

來縣亦如之然郡縣奉行未稱詔旨有醫生之名無醫生之實講授無所傳習未聞今要藩大郡或罕良醫偏州下邑遐方遠俗死生之命委之巫祝縱有醫者莫非强名一切穿鑿無所師法夭枉之苦何可勝言臣謂宜申敕天下州府軍監訪采精於醫術衆所推服堪以教授者為之闢官舍置醫學命以教授資給之類稍優異之凡願學者皆許就學焉此亦先王以五福錫庶民使之康寧壽考之事也

丁丑大理寺言伏覩五月十六日納后文臣承務郎使臣殿直以上並赴陪位大理評事雖有選人補充者緣據雜壓評事叙位在通直郎之上欲乞特降指揮並許陪位庶使凡任職事官之人皆得伸臣子之禮及預觀儀物之盛從之其選人充在京職事於雜壓在承務郎之上者亦準此　太常寺言將來納后臨軒命使册后前一日禮部進册寶入内及本日自内中奉出至文德殿後閤並行第應奉皇后行第受册禮合差擡册寶并

法物等主當内侍二人前一日於内東門交割入進至行禮日早降出赴文德殿後逐閤訖却赴皇后行第同主當内臣交割應奉行禮管勾供赴本殿又行第皇后受册寶禮訖其皇后赴内擡擎寶册人縁經由殿庭合差輦官四十二人並從之 太常寺言檢準近降六禮儀注進重翟車内僕令一人在左内僕丞一人在右各書令史二人步從内謁者監四人給事一人内常侍二人已上分在左右内謁者監以後各内給使一人歩從

内給使一百二十人分左右單行後盡宮人車内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分左右夾重翟車從之

戊寅天平軍節度判官常立為陳州教授立初領崇文院校書及官制行循一資罷踰十年乃有是命政目二十六日事薦者當考熙寧八年十月十九日校書元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循一資罷紹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已卯立責

已卯陝西轉運司言商虢州有人户告發銅窟見今差官檢踏烹燒亦有舊銅今相度欲將虢州新興銅窟燒

到銅貨并舊銅就便般赴陜西應副鑄錢外有興州銅若般赴陜府地里遥遠枉費脚乘欲將興州銅只就近般赴永興軍錢監鼓鑄錢寶從之新無蘇軾八月五日乞罷税務歳終賞格奏狀云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勑廢罷諸路人户買撲土産税場此事當考此月二十七日初廢江南路土産税場七月七日乃并諸路當考核別修

是月三省樞密院同奏册皇后故事在京諸軍各有小特支依端午例吕大防曰景祐元年册光獻時為明肅喪未除皇帝不曾臨朝發册今既臨朝欲與大特支太

皇太后曰依冬至例大防曰當如此又曰欲并在外禁軍廂軍皆與禁軍五百廂軍三百大防曰比太皇太后受册時宜畧有等差同列皆以為難又曰且要均溥衆曰候商量再進呈復曰公等且熟議之既退大防具出天下禁軍廂軍人數禁軍五十五萬餘人約支三十餘萬緡廂軍二十餘萬人約支七萬緡巖叟曰錢雖不多事體甚大聖意令執政熟議盡事理開陳大防曰昨者聖意亦謂錢不多待用右曹錢禁軍封樁錢上供錢

等似不費力巖叟曰朝廷縱不惜錢須惜禮大防曰禮亦臨時施宜巖叟又曰無故事且踰光獻又與太皇太后等此皆所繫甚大大防不答蘇轍謂大防曰要須以不支為主不得已方别商量豈可便承當前人不足吾儕笑之豈可却令人笑也大防默然巖叟退謂韓忠彥曰此大事便承當得穩便否不知何事大臣合理會忠彥曰後日且當以非故事踰光獻對太皇太后開陳巖叟曰甚善後兩日大防謂同列曰檢得四例天聖二年

明肅受册内外特支景祐元年册光獻在京特支熙寧二年光獻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受册只執仗人特支元祐二年太皇太后受册内外特支意亦從巖叟等所議也及進呈太皇太后曰不為受册為納后耳大防曰景祐乃納后例也巖叟曰若内外皆有即是母后例當惜事體太皇太后曰此無他意第恐渠輩觖望巖叟曰外人不望今咫尺郊禮只望此若分外與今後却生僥倖應曰如此則已大防曰或過後三兩日別作名目減數

畧與之忠彥及巖叟皆曰如此又無名大防曰邊上戍兵不易宜略與之太皇太后曰要是無名遂已王巖叟繫年録三月二十七日呂大防檢録景祐元年十一月三日冊皇后特支在京諸軍遂與三母后家轉官事欲進呈四月二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奏乞依端午例小特支二十七日巖叟等與大防爭議五月二日又同奏遂不行今附見四月末政目五月四日納后特支依冬至與此不同當考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特支故事遂問當時丧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今臣庶家亦自不肯如此耳呂大防等皆不知所對已而樞密院再奏事王巖叟乃具

對以所聞於韓琦者太皇太后笑曰固疑其必有以也
韓忠彥曰應是恐妃嬪中有驟進者太皇太后曰此等
寧識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事體自正太皇太后
曰亦嘗語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此非細事巖叟
曰內助則賴賢后其如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
天下定要當謹之於始太皇太后即顧謂上曰正家須
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皇后事迹可以為法
者編成一書名曰中宮懿範上之巖叟進中宮懿範實録在四月初十日今

移附月末

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臣伏見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事可諒非有大過不可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勸讀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有闕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别

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説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

政又臣已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他日選用吳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為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於衆論又奏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名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

為希闊之美事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望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而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疋夫也有何權勢

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常多夫以賢者責望之重不賢者憎嫉之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毀也陛下謹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輔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

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決累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恨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進龍圖閣待制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乃不敢復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五月癸未朔

甲申象州防禦使知府州折克行為西上閤門使賞戰功也 熙河蘭岷路築定遠城凡二十四日畢功經畧使范育副都總管王文郁鈐轄知蘭州种誼賜詔奬諭

种誼墓誌云四年移知鎮戎未赴改權熙河鈐轄知蘭州兼管沿邊安撫司蘭州與通遠軍邊面連屬中間堡障不相接智固麻子等川田美能稼穡皆棄不耕誼累上計請城納克密堡內彭大栁平聚卜結隆扼其要害募民耕殖以省餽運六年有詔命帥臣范育城其所當先時一路將佐皆難之不敢奉詔獨誼請自任其責於是委誼城李內彭凡二十四日而畢今定遠城是也降詔褒諭賜誼銀絹各百五十按定遠城畢功在七年四月墓誌云六年蓋考之不詳誼傳大抵因墓誌敘事尤疎今不取

范育言蘭州城定遠畢功在七年五月一日今以范育此奏附五月一日之後臣近累乞於努扎谷修八百步大寨及先次修築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蘭州既城定遠其東必更城納克密又為二堡定西以東必更城聚卜結隆

川又為二堡然後三百里之間形勢相接弓箭手可居地利可據然此六寨堡者皆視努扎為輕重葢先城努扎則六寨堡易守臣謂努扎之役當先而不當後其說有三其城當大而不當小其說亦有三請終陳之今欲先城聚卜結隆川則其地形當通谷大川有賊馬來路數十處少駐兵則不足以扞賊多駐兵則川谷無水屯兵數萬非穿井數百無以給也若先城努扎則其形勢東距淺井數百里南視聚卜結隆川數百里以堅城駐重兵

賊常有後憂不敢引兵而南使其恃衆深入我且要其歸路正所謂扼其吭而撫其背此努扎之城當先而不當後者一也今欲先城納克密則賊必出兵石硤由努扎西向而爭非以重兵東塞努扎之路北制大隆薩菁山谷則城未易建也若先城努扎役雖未畢兵不再煩因其餘力傍建納克密併興諸堡工省而易就此努扎之城當先而不當後者二也臣又聞邊防有要害機事有先後今本路建築非一若不據要則將無可緩者若不乘

機則將無可後者故先築努扎以據其要則其中數百里之地賊皆不敢窺其外路川谷賊皆不敢肆其出入居者得安於室耕者得安於野行者得安於路廵邏之兵可以息肩而卧矣彼六寨堡者更量本路事力可興則興可止則止可緩則緩可速則速一乘其機則先者已立後者不勞實安邊省費之大利此努扎之城當先而不當後者三也又努扎北控石硤大兵出入之路東扼大小實結等谷其形勢足以制賊使不敢泰然南下

如垣墉之禦寇隄防之止水也其西則障蔽數川使裕勒藏等無抄掠之虞遠之使定遠智固勝如無大寇之慮如居室之有門鐍也其南則表裏定西照應聚結隆川以東直至秦州諸堡寨如咽喉之視腹心也今若止為護耕小堡則外不足以制賊傍不足以固鄰内不足以自衛與無堡同此努扎之城當大而不當小者一也又護耕小堡不足守禦當賊之去其傍弓箭手視之以為生易其田疇安其室家時其糗糧聚其畜産比賊暴

至則委之而趨避是以數十里之民兵生業常寄虎狼之口而待其吞噬也夫為邊防之守乃欲捨其要害之勢而為苟簡之計且將陷民以資敵臣未見其可也此努扎之城當大而不當小者二也又若努扎既為大城獨在東西衆城之表而據其要害則其傍諸寨堡皆外藉其勢故城不必大納克密聚卜結隆川止六百步可以守矣大枷平努扎峗嶍𡶶山花川止三百步可以保矣若努扎止為小堡則其傍諸寨堡皆戎馬四馳之郊城有

不得守守有不得安雖勞人費財未能消異日之邊患此努扎之城當大而不當小者三也臣伏望朝廷深計努扎之不可後城乘土消日舒工役可興之時草枯馬瘠賊兵難集之際先謀修築又計努扎不可作護耕小堡撿會臣累奏乞建八百步大寨利害早降指揮使本路先期計辦一舉就功以消夏賊之狂謀以定邊防之大計臣不勝懇禱二月末王巖叟云云十二月末范百禄云云政目二日勘知真州沈伯玉獄囚死者四五十人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竊見左通直郎直祕

閣程頤辭免職名表辭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輕狂不可縷數臣按頤起自草澤勸講經筵狂淺迂疎妄自尊大當時有所建白人皆以為笑談而又奔走權門動搖言路章陛下聖明察其疎繆止令罷職示朝廷之寛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輿議沸騰皆云虛授今頤猶不自揆肆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為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於此伏望朝廷追

寢新命以協公論三月二十二日吳立禮言四月十四日又言

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京西國子監差管勾崇福宮實録云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御史董敦逸言頤向為侍講以議論迂疎妄自尊大奔走權門動搖言路乃罷侍講繼以憂去逮服除加之兩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言故令奉祠頤初表言臣昨被責命出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始蒙格致之禮旋為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辨而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至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

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
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
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
適足重為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
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
所下告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
臣前來五次奏陳特降指揮許回田里詔不許頤又言
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知利

逵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茍能致人主以尭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於是惴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為辨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徯交發意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每當臣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為千年之

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仕道義當致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合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閒之地闔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

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禄位孟子所謂是為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敢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頤即承領勑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政目四日納后四日特支

依冬至與四月末王巖叟云云不同當考

己丑詔宗室初闕升親民資序人注監當其請給並視諸路監押例

辛卯詔皇后母崇儀使榮州刺史孟在妻王氏特封華原郡君孟在賜錢銀絹各一千賜銀錢絹據政目乃十八日事今附見

癸巳詔祕閣試制科論題於九經兼正史孟子揚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其正義內毋得出題

丙申朝散大夫給事中黃廉卒

丁酉詔今月十六日迎納皇后其行事陪位官各依元祐二年九月太皇太后受册支賜五分減一二十數已下勿減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册及命使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

庚子吏部尚書王存言臣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次當轉對臣既述管見復覩事體有可論者不敢默默夫侍從官職在朝夕論思以補上聰人臣備位亡所建明今

乃應著令於朔朝轉對以備儀制臣不勝愧汗無地逃責然竊以為視朝轉對之意本為在庭庶官平日不得伸其所見故於朝會使之盡言以廣聰明恐非所以責侍從官也欲乞今後文德殿視朝免侍從官轉對專責以朝夕論思之効於體為得從之八月一日孔武仲云云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免權侍郎以上轉對

甲辰龍圖閣待制錢勰知青州龍圖閣學士知青州曾布知府州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蔣之奇知河中府

丙午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侍御史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強愎徇情父子預政貨賂公行監察御史黄慶基言巖叟廢法徇私强狠自用父荀龍子横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張舜民誌巖叟墓云先是公為中書舍人封還滕元發詞頭因言元發能為探報不遣防秋人馬得帥臣體其後他帥已復遣矣而六年秋有麟州之役言事者不知乃謂公在樞府建議罷之然二聖照知本末甚難其言屬公病且久抗章請解機務至於再四上數遣内侍賜詔勉留公請愈堅乃拜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又云新鄭之命既行言者未已簾中諭曰不然王巖叟於朝廷有大

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此事當考舊録載楊畏黄慶基所言乃殊不及滕元發事須求全章附見新録但刪修云巖叟天資至險强狠自用廢法徇私竊弄威福其餘悉因舊録又失不為巖叟立傳信可謂踈略矣鄭雍舊傳云王巖叟在位雍依附不言惟奏滕元發罷河東防秋兵致麟府冦為挫國威然則巖叟所以罷要不由此也

右正言虞策言王巖叟罪狀頗多其間至有贓賄等事猶得端明殿學士而領輔藩伏乞將臣僚前後論列巖叟文字悉付外逐一究治別白是非以正其罪不報編類章疏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奏令附見此全章當考既無施行即是不報也

權陝西轉運使穆衍為左司郎中衍前自右司出視邊備既城定遠

於是召入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衍自右司出權陝漕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復召為左司衍墓誌云熙河分畫疆界議久不決遣衍往視衍還以謂智固勝如據二川美田實蓄漢必爭之地自西郊失利遂廢不守請介二壘之間城李內彭以控要害及言納克密努扎淺井隆諾特皆宜起亭障以通涇原之援明年築李內彭賜名定遠城用衍策也六年除陝西漕無幾何復拜左司郎中按衍五年八月以戶外使熙河措置弓箭手土田十月十二日除右司員外郎十二月除郎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墓誌所云請城李內彭蓋六年事却誤繫之五年蓋五年始之六年全未下手七年三月末方進築不一月便了耳墓誌便文失實當考正之

廣州貢大食國進奉火浣布二疋一段詔置之瑞物閣

戊申三省言內殿崇班孟固三班奉職孟禋右宣德郎孟昌齡滎陽縣尉董栢皆以皇后親乞赴閤朝賀今納后禮畢恐合擇此親近者依景祐元年曹琮曹傳曹祐例轉官太皇太后曰皇后見有親弟一人係白身須與推恩呂大防等曰董栢亦係皇后親姊夫太皇太后曰昔魯王亦慈聖光獻姊夫未嘗推恩大防等對曰甚善皇后諸親將來年例恩典自可漸及也新舊錄同是日三省又言景祐元年十二月李用和劉從廣楊景宗改官移

鎮恩例今髙氏向氏朱氏皆有合舉故事加恩者太皇
太后曰昔章獻垂簾郭后受册初無此例景宗等恩命
盖仁宗皇帝欲優章惠太后家故爾非垂簾之比也大
防等對曰太皇太后雖以向氏故欲深自抑畏其如故
事何太皇太后曰外家恩例方欲裁之可又增長乎大
防等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詔當備録以付史官　麟
府路體量安撫司言體量得去年閏八月有探事蕃部
厮彡音因譯人告知麟州孫咸寧具言賊在海波流欲舉

國入塞咸寧詬詈以為誑已叱斯多音出而杖譯者管勾軍馬張若訥統制二州四將知賊深入不即出兵期會將佐擊逐伏乞重行責降樞密院言張若訥孫咸寧以斥候不明不豫遣人户作清野之備致賊恣行鈔刼又不能隨後尾擊已降指揮若訥追一官充鄜延路都監咸寧特於已降官上更追一官理遠小處監當資序差赴涇原路准備差使詔張若訥特罷路分都監添差充鄜延路第一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又十一月八日體量安撫劉忱也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遣

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密院云云可考

壬子詔鳳翔府竹木栰應募土人以家產抵當及八千貫以上者管押上京如有拋失虧欠候交納了日給限半年填納並足與三班借職一年外與三班差使又一年與三班借差過二年即不在酬奬之限其少欠木植名數仍將元抵當估價責填官先是熙寧初鳳翔府寶雞縣木務元係舉人姚舜賢願將家產抵當獨押修河椿木上京罷軍將十五人廩秩之費詔從之而舜賢所

押柀木船隻增羨官私利之故有是詔　翰林學士梁

燾言燾言不得其時因五月十六日納后禮畢附見此月末　臣以孤直上荷拔擢

兩在言路徧歷臺諫前後論列多蒙聽納昨自外郡再

蒙收名使得待罪翰苑論思獻納預聞大政不獨以文

字為官也眷遇之厚羣臣莫比如臣之愚何以報稱誓

當竭盡死節知無不為終期少補聰明庶不辜負恩遇

恭惟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藹

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

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維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權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内典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如以臣言為然伏望面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竭忠盡直以干斧鉞之誅惟幸裁赦貼黄此事陛下必久已思慮故不在臣下之有言臣輙控至

誠上干宸聽以廣聰明之益以决左右之惑唯願早出睿旨直以還政為指揮不須更問故事如臣下別有獻議伏望斷然勿聽如有合用手詔文字望降密旨遣使到院諭臣即當進入燾集乞還政時在翰苑其辭可考也行狀亦同行狀於南郊後又載燾疏乞還政辭亦畧同集乃無之當考

知揚州蘇軾言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

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

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

薄與聖旨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供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以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

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無虚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戸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戸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戸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税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

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覔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

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税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頼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

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

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名
具利害奏取聖旨其一曰敗闕場務無人承買乞依元
祐六年春頒條貫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為額催
納有如欠負即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
負欠即還所剩其二曰元祐四年大赦已前欠負蠶鹽
和買青苗錢物見逃移無處催理者乞依五年四月九
日詔保明除放其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産
入官乞依熙寧編敕許以所收子利準折欠數數足給

還其四曰元豐八年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紬米幷和預買紬絹等並乞止據當日所支官物實值為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其五曰乞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文應內外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不以官司違法及人户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勾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其六曰諸色欠負並乞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分十料指揮施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敕且住催理内人户拖欠兩税不係災

傷已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納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又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具奏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産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令止納産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户以産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之法只納官本其四曰

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匹並抑配賣與民户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三百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目經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復乞檢會行下尚書省取會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别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録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行下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臣今所陳六事及前

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慮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司皆以催欠為先務不復以恤民為意葢亟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録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諸般欠負科名戶眼

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内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録應係見行欠負赦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内看詳了絶内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絶如此則期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復業商賈漸通酒稅增羡公私寛貸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徇義

不能黙已貼黃稱京師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內欠負又稱本州近凖轉運司牒坐凖户部符臣僚上言去歲災傷人户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三二分已下者係本户已是七八分災傷今來若未納若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户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户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俟今年秋稅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

送下户部本部却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旨其臣僚所乞放免寛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户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即户部必無施行之理又稱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閒之頃特賜詳覽又稱準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同檢即無轉

運司更别差官覆按指揮臣在頴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為見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既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據蘇軾奏議係此於七年五月十六日今附見月末軾又言臣已

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何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竊覩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也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既論

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録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户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户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

歲月積累毫釐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饑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臘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全復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力拯濟其勞費殘獘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曾奏乞下發運司多糴

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覿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覿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以致次年賑濟失備上下共知而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

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内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凶豐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别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盡洗瘡痏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

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玉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萬人天鑒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據蘇軾奏議係六月十六日按六月一日已從軾言下詔不應六月十六日又奏此必印本六月日誤今并附五月末